

江南撤退記 (五)

●王中原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

一團人眾留島待斃

我們登艦之後，按事先的約定，須繳出所配帶的武器。隨後各梯次的部隊陸續登上兵艦，共軍方面，亦不時地以砲火阻攔，引致兵艦大量消耗砲彈。在大風浪中，僅有二十隻漁船，往返約五百公尺的岸上與兵艦之間，耗時費事，是必然的現象，總計在一個半小時之內，登艦的官兵尚不足四千人。此時艦長向徐有成師長表示，兵艦載重量和載人空間已告盈滿，加之艦上砲彈存量僅够自衛，無法再等候岸上官兵全數登艦。五分鐘內即行開船離去。在此短暫的五分鐘內，雖經徐師長聲淚俱下地向艦長苦苦懇求，可是艦長基於安全的理由，於五分鐘後，即下令開航而去。徐師長眼見至少尚有一團與自己同患難，共生死

的悲慘後果。在模糊的記憶裏，只記得我們所乘坐的那條兵艦，是一艘「太」字號的巡洋艦。本來，艦上重要軍官的姓名，我都曾以筆記本記下，可惜那本筆記於來臺後在一次水災中為水所淹，以致筆記本上所有字跡，全部模糊得不能辨認。

由於那艘太字號兵艦載人太多，艦上除了供應少數高級軍官食物茶水外，餘下的六千多官兵，都在既餓又渴的情況下，度過漫長的十幾個小時。海上風浪洶湧異常，絕大部份的人嘔吐狼籍，最感痛苦的是，艦首艦尾全都擠滿了人，睡眠與便溺根本不能解決。

饑餓斃溺擠到馬公

兵艦下午五時左右離開東陽島，直至翌日上午十時許，始抵達馬公唯一的一處碼頭。馬公駐軍指揮部早已在岸上設立警戒線，不准二三八師官兵越雷池一步。艦方發還所有武器給我們後，大家迎著撲面的風沙上得岸來，只能在不足三百公尺的碼頭上活動。

人人饑渴交加，要求馬公指揮部協助解決吃喝便溺問題，經過近一小時的交涉，始獲得准許不帶武器自由上岸二小時。所有吃喝便溺等問題一概不管。於是徐師長宣佈各部隊在碼頭上架槍，並派出警戒崗哨。然後以班為單位，各自帶隊依序登岸，進入馬公市街任憑自找方便之所。

那時馬公所謂的市街，只是一些簡陋的舊屋。所販賣的不外是麵條米粉糖果香蕉等食物，但市場小而人數多，先抵達的尚可勉強一飽，後到的連香蕉糖果都告售罄。至於便溺方面，只有就地解決了。那是一幅很狼狽的畫面，現在想起來，真有不堪回首之嘆！

我帶領的一隊學生約十五人，因為佔先到之利，大家都能迅速獲得食物。並於食前搶先買了十餘斤香蕉，以備未能獲得食物的同學們暫時充饑。這一著棋走得很好，因而解決了十餘名同學吃的問題。

當時我不知道馬公的幅員有多大，不過，我們所得到的初步印象，只是一個荒僻的小島而已。我們一行十五人，在限時兩個鐘頭的自由活動中，依時返回碼頭。待所有官兵齊集後，徐師

長伉儷竟陪着捷足先「溜」的李天霞軍長，以及馬公指揮官同時出現在我們眼前。隨在其後的，便是軍部和師部的一班高級軍官，原來他們都是受到馬公指揮部接待，剛吃完酒宴回來。

我們原以為李天霞軍長無法向大家交待「溜之旅」的過程，不好意思再對我們訓話了。不料他還是意氣風發地站在一張木椅上，大聲對我們說：「各位戰士們，我們光榮的放棄平潭了，現在，我已為你們準備好一艘七千噸的大商船，專程送你們安全地到臺灣去。臺灣四季如春，有美麗的寶島之稱。那裏有最好的環境，可以讓我們去休養整補，那裏有最新鮮的空氣，可以讓我們去自由呼吸，那裏還有……」。

李天霞軍長舌綻蓮花的訓話正說得起勁的時候，不料話還未說完，群眾中忽然出現一片噓聲，繼之又一片鼓噪和罵聲，使得這位大言不慚的跳舞將軍，站在木椅上宛如泥塑木雕般怔住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久下不了木椅。不是徐師長去拉他一下，恐怕他還不知道自己已被大家遺棄了！這是多麼尷尬、諷刺的場面。他木然地不得椅來，猶不忘滿口官腔：

「反了！反了！徐師長，你的部隊裏有共產黨，很多很多的共產黨，你要負責把他們查出來，我要一個一個地槍斃他們。」

「好！好！」徐師長順着李天霞的意思：「我負責調查，我負責調查。」

李天霞已有下台階的面子，於是一挺胸膺，回首向跟着他的軍部副軍長以次的高級人員一打手勢。

「走！我們先回船去！」

於是，軍部一群軍官垂頭喪氣地隨着李天霞在噓聲和罵聲中，一溜烟回到那艘七千噸的商船上去了。

徐師長搖搖頭，轉身與送行的主人馬公指揮官一握手。

「謝謝款待，請回吧！我們也要上船了。」

馬公指揮官走後，徐師長即命師值星官指揮部隊依序登船。他則先帶着師部人員走上那艘升火待發的商船之上，招呼商船船長給我們分配位置後，即帶着太太進入一間為他特備的艙房。其餘師部幕僚以及我們被分配在船尾一處有天篷遮掩的地方暫作容身之處。

不久部隊陸續上船，他們所分配的位置，則在船的下層大統艙裏，容納不下的人，全部留在船頭露宿。

商船開航後，我們發現船方既不供食物，又不給飲水，雖經派人交涉，船方仍以所備飲食有限，無法供應為理由加以拒絕。在此情況下，數千人除忍耐饑渴外，別無他法可想。

簡陋果腹淚灑當場

翌日中午時分，商船載著我們六千餘眾，終於抵達基隆外海。船方宣佈要待有關方面許可後，始可入港登岸。不意一等數小時，直至下午二時許，始見一艘飛馳而來的軍用巡邏快艇，艇首駕著好幾挺三〇重機關槍，如臨大敵般靠近商船右舷停下，接著由登船繩梯上來了一位上校軍官，率領著八名全副武裝的官兵，以衝鋒槍採取警

戒姿勢，並命令船首上的部隊不要隨便亂動，然後那位上校呼叫：

「請李天霞、徐有成兩位將軍出來說話。」

不一會兒，李天霞和徐有成師長雙雙走出。

面對那位上校。「是你在叫我們嗎？」李天霞面帶不悅的神情：「你是什麼人？」

那位上校先舉手向李天霞敬禮，然後說明來

意：

「報告將軍，我是奉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長官的命令，前來迎接兩位將軍到臺北招待所休息。」

「什麼事情？」李天霞面色突然大變：「不能請你先告訴我？」

「報告將軍。」那位上校冷然答道：「我只是奉命迎接兩位到臺北招待所休息。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

李天霞此時對「休息」二字似已了然於心。他對那位來迎接他的上校凄然一笑，攤一攤雙手。

「那麼，請讓我們到艙房去拿行李。」

「不必親自去拿了！」上校厲聲說：「請兩位將軍派人帶領我們的人去拿就可以了。」

上校說畢，旋即派出一名中尉軍官和兩名士兵：

「你們到兩位將軍的艙房裏去取行李。」

李天霞一見已經身不由主，乃故作大方地對徐師長說：「有成兄，我們派人領他們去艙房吧。」

於是，李、徐二人各派出一名副官，帶領上校派出的三名武裝官兵進入艙房取出自己的行李

然後隨著那位上校循由繩梯下船進入巡邏艇內。巡邏艇旋即飛馳離去。

那位上校在離船之前，曾召來商船船長，告訴他：

「我們離開後，你可以在十分鐘內啓航進港，讓部隊登岸用餐。」

果然，小艇走後，船長即下令輪機長慢速進港。大家此時除了既饑又渴之外，復因領導無人，心裏不免又抹上一層陰影。

商船停靠碼頭後，有一聯勤單位派來校級軍官，以喊話筒招呼我們登岸用餐。大家聞言紛紛擁向登岸搭板，在聯勤人員帶領下，一窩蜂奔到吃飯處，只見數十大籮筐內，裝滿米飯，分置於碼頭之一角。每一飯筐旁，除配有一臉盆黃色鹹蘿蔔和一桶冷開水外，別無第二樣菜。許多人面對如此簡陋的招待，不禁淚灑當場。

大家草草用過飯後，各自一闕而散。那時候，基隆街頭人烟稀少，景況寂寞，只有少數幾家酒吧門口，不斷有着白色制服的外國水手進進出出。我帶着卅餘名學生，找到一處茶館坐下飲茶，并討論今後計畫。由於每個人都無親友可以投靠，又無地方可以安身。最後只好由我和另一位女老師做出結論：待部隊安頓後，請求政府讓我們繼續讀書。

黃昏時分，我們在一家小館吃完晚餐，回到碼頭，只有少數官兵在那裏興高彩烈地大擺龍門陣。我佩服他們那種隨遇而安的樂觀個性。

新的旅程又告開始

不久，黃副師長在碼頭公佈欄內貼出一張通告：「本師奉令定於本日二十三時正，前往苗栗縣三叉（現已改名三義）鄉暫駐待命。各部隊務於二十二時前，在本碼頭集合，由師值星官負責領隊前往基隆火車站準時登車。代師長黃××印。」

我們的另一個旅程將要開始了。黃副師長率領我們浩浩蕩蕩地到了基隆火車站，所有部隊按著分配的車廂，井然有序地坐了下來，等待到時開車。

也許我們太過疲憊了吧。火車剛一蠕蠕地開動，大家已經逐漸進入夢鄉。迨至車抵「三叉」站，天色已是大亮。依序出得站來，但見當地鄉長帶著一羣本省同胞，手揮著國旗，在三叉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歡迎我們。

黃副師長與鄉長以次各個歡迎者一一握手，並表示謝意後，鄉長即陪著黃副師長暨師副官組主任，一同前往山脚下察看駐在地位置。部隊則停在原地不動。

不久，副官組主任復又返來，要值星人員帶隊進入駐地，師部人員分配在一座年歲已久，但却十分寬大的舊廟裏，師直屬單位分別配置於舊廟左右的民家，其它各團部隊，則一律住在軍用的帳篷裏。

一坯黃土長眠忠魂

時值炎暑的夏日，帳篷內熱如蒸籠，但由於人數太多，鄉間找不到適當的住地。所幸帳篷生活不到五天，所有士兵約六千餘人，都被編配到

部隊去了。在三叉鄉所留下的除十餘名伙伕，傳令、勤務等必要的士兵外，餘下的全是軍官佐眷屬。編成了一個軍官隊，黃副師長指定師參謀長顧某擔任隊長，兩位副參謀長擔任副隊長，四位主任級的組長，分任區隊長。他自己和另一位副師長，則帶著眷屬勤務兵搬遷到山麓一幢日本人留下的別墅內，去種菜養雞了。

在三叉鄉住留期間，我曾幾度北上赴東南長官公署向長官部陳情，要求給予我所帶來的流亡學生分發學校就讀。得到的答覆是：「暫回部隊待命，聽候消息。」

大約在三叉鄉度過了一個半月，長官部消息杳然。那年中秋節的前夕，軍官隊接獲「遷移鳳山牧馬場繼續待命」的命令。於是，軍官隊所有人員匆匆收拾行囊，於當晚結隊隨著顧參謀長乘火車南下鳳山。

臨行之前，我曾跑到山麓別墅去探聽兩位副師長的行止。他們異口同聲表示，他們將買下這片山坡地，改行從事畜牧。那時政府尚未建立「退除役」制度，他們只須在當地鄉公所換領國民身份證，即可成爲普通百姓。

兩位副師長中，我與黃副師長交情較厚。因爲他我們離開宣城初期，擔任二三八師後衛指揮官的黃團長，以我對他的認識，他不但深具戰術修養，且其出身軍校和陸大，是一個難得的優秀軍官。在當時放棄大陸，遷臺重整武備，以爲隨時反攻大陸的大環境中，如任令此一文武兼資的軍事人才閒置，及卸去軍職，實是國家一項重大的損失。但是，根據不久以後我所得到的消

息悉知，黃先生於我離開三叉鄉後，即已換領身份證，正式脫離戎伍，而甘爲老百姓了。民國五十年秋間，我曾專程前往舊日他用作畜牧事業根據地的那幢別墅看他，聞其夫人泣告，他已於春間因病棄世了。我要求黃夫人帶我到五百公尺外的黃先生墳墓之前拜祭。在秋風斜陽之下，我看著燃燒的紙錢隨風飄舞，不禁爲眼前的一坯黃土，大興人生無常之嘆！

民國五十一年，黃夫人因公子考取輔仁大學，遂遷移到台北居住了，嗣後我由於工作羈絆，甚少與黃夫人往來。但我深信，其子天性仁孝，所學必有大成。祝福這一對備受喪夫失父之痛的賢母子，生活美滿幸福。

辣椒拌塩吃糙米飯

我與三十餘名學生，隨著二三八師軍官隊，於三十八年的中秋節當天，抵達距離鳳山二十公里的日軍昔日之牧馬場。那裏是一處人烟稀少、荒草蔓長的窮鄉僻壤之地，位置在一處山坡地上，四周率皆甘蔗田，三公里內，無一戶人家。尤其一進入牧馬場之後，炙熱空氣中，散發著濃烈的馬糞臭味，觸眼看去，一片荒烟蔓草之中，間雜著千餘棵結實纍纍的朝天小紅辣椒。據說，這種小紅辣椒，是當年日本軍閥種植，作爲製造催淚瓦斯用的主要材料。

記得那天中秋節的晚餐，我們在連一片鹹蘿蔔都找不到的情形下，只有採摘一些朝天小紅椒拌鹽作爲菜餚，含著眼淚吃完一餐糙米飯。

牧馬場只有一幢住人的宿舍，其餘皆爲馬廄。

我們近一百二十人當晚都擠在宿舍過夜，一盞油燈之下，照見屋內盡是飛著長腿尖嘴的大蚊子，一夜下來，幾乎無人不被蚊子叮得全身紅腫發痛。次日上午，我與學生們合力打掃了一幢馬廄，用井水沖洗了骯髒污穢水泥地。草草以小紅椒作菜吃畢午餐後，大家各自鋪上自帶的草蓆，準備躺下休息時，忽有許多位同學同時寒熱交加，冷時渾身發抖，雖加蓋棉被亦不能止寒；熱時渾身出汗，雖以井水沖澡，仍舊熱不可當。我們找來醫官診治，發現所有患者都是瘧疾作祟。迨至第三天，又發現軍官隊所有男女都罹患了瘧疾，連爲人治病的醫官都難倖免。

最初數日，大家對瘧疾還不在乎。因爲每天發過一陣寒熱之後，不到兩小時，即恢復與常人一般。但是五天之後，大家顯著地瘦弱得失去原樣。醫官這時纔建議大家各掏腰包，湊錢派遣專人到鳳山街上去採購奎寧丸、副食、消毒的藥水等用品，直到半個月之後，大家始次第把瘧疾治好。但從此睡覺必掛上蚊帳，吃必清洗碗筷。那一段令人永生難忘的痛苦日子，現在提起來，心裏猶有餘悸！

牧馬場四周多樹，每日太陽一出，即聽到「知了」聲，士兵與小孩們閒得無聊，就以捉知了爲唯一的娛樂。他們有的用網子，有的用硫磺，有的直接爬到樹上抓。抓下來的數目成千上萬，有人以樹枝生火，把知了放在大火上烤，烤好的知了從兩翅間一剝，即有一塊白色的肉現出來，起初大家都不敢吃，但一經試吃，味美一如蟹肉。有的士兵一天能在知了身上，剔出白色肉質好

幾斤，以之出售，價錢甚好。可惜好景不常，西風一起，這些可憐的知了就失去了踪跡。但是自此之後，我每到秋天，都要出錢向一些捕蟬的小孩，買一些知了解饑。據一些老饕者言，以蟬之白肉與蔥椒相炒，鮮美不可方物，如以之作羹作湯，其美味更難令人忘懷。沒嚐試過的人，不妨一試，方知我所言之不虛。

鳳山牧場一待數月。自民國三十八年中秋日起，直待至國曆新年前，始由當年的新軍陸訓部司令孫立人，出面把許多個軍官隊集中在一處名叫和尚坡的地方，實施點名。被點中者，可以立即前往新軍大本營——灣子頭——儲備軍官訓練班報到，受短期訓練，即可外調到部隊以各級排連營團長任用。未被孫立人紅筆圈中者，留在原地不動待命處理。

我與三十多名同學，因志在讀書，雖被孫立人選中，但我們還是把讀書的願望向孫立人報告了。孫立人將軍說：他將爲我們向東南長官公署反映這件事。

民國三十九年春節後不久，東南長官公署的消息來了。處理我們的辦法是：三十六名同學全部獲准可以就讀當時的行政專校。我與另兩位女老師，因已受過大專教育，都被分發在一家公立高級中學裏擔任教員。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